

全印本

清车王府藏曲本

28

学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28册目錄

西游記 三一—四六（六五部—一一〇部）……………

走馬春秋 一一—一六（首本—二〇本）……………

吳越春秋 一一—二（首本—四本）……………

471 230 1

西遊記 三十一

且说牛魔王假变猪八戒把宝贝压在手中他知道猪八戒来接过手不知念了甚么诀尔那已焦扇依然小似一扇在空中现本相罢了声嘶猴你可认得方夜行者一且暴跳的雷掬铁棒接打牛魔王用宝剑急架相还办了在空中共在一处这坊恶战真是难解非多却说唐僧坐在途中火气蒸人心焦口渴吐声惶惶你去通一悟室倘或遇敌就可用力救助借的扇来好早：过山戴子说所早就要去只是不认的径径土地说小神说清且叫接

篇悟室说伴你师父代领阴兵令你前去三藏大寺且说八戒肩担钉耙与土地阴兵骂起几以径奔正南而去正行之间忽听清喊声振耳八戒看时原来那牛魔使的又是短兵器正杀了半天拿就不是猴王的对手今又见八戒为首那伴连忙望着行者虚怯了一剑竟扑将雷山收下去

牛魔王 败阵失机伴防去 一直竟奔接雷山 八戒慌忙随后敢 老土地 率领阴兵正奉千

牛王慌进度云洞 玉面公主言旧礼 有一了 有丹了和尚在外边 大叫吆喝喊连天 那一个 牛王闻听心大怒 八戒连忙炮上箭

小付小妹把门扇 始王持由沂一番 小妹进来看见面首 九苗能 口和未把大王我 雷公嘴的更万速 三股刚又刃边端 九苗能

见那 活去说忘脚步响 口并大王不好了 孽障僧的门丹扇 叫快出去莫撞球 活嘴说出不避言 怒气昂昂出洞外 又是舞手又是打

牛王刚又劈面通 孙下至 平天大王冲：怒 尤如尼丰一兼般 左冲右撞晓又勇 九苗生先瑞气旋 只杀的 只杀的 阴兵呐喊凉牛斗

倒手出门心利 手空金箍来助阵 冲过法乍跟踏元 顺手掬闹上听响 威尼凉：甚感爱 行者掬闹金箍棍 云迷红日昏惨： 阴兵呐喊凉牛斗

你妖去战在山前 盖顶接应往下册 三股刚又死上下 金箍棒挽眼睁眸 八戒钉耙忙招架 神针宝钵不非化 甚空劣货黑瘦： 土地拄杖怒冲冠

只杀的 只杀的 只怕有心胆空 征云直透灵霄层 奇洞小妹随后退 一地动山摇海水雷 一了： 牛魔王的后力不加虚刺了一义败阵失机要回古洞却被土地帅领五百阴兵把去烙特住老妖不得进以急忙抽力又见行者八戒赶来连忙拖了刚又推为一变：做一夏天鹤望空死去行子一息哈：不睬说老牛走了连忙付八戒说可全土地阴兵打进此门把群妖尽情勒冷折了他高脚绝了他

的归路并老孙与他赌赛：那八戒与土地依去攻洞门不表且说大圣独身一变：作一个流毒无主之鬼倒爬下床落在天棚为上抱住咽喉跟牛王叫：的喂了喂现出原身是一支大白牛正如峻崖目若凶光丹支将前似双座铁塔牙排利刃连耳至尾有一千余丈去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时行步没踪踪猴猴你如今临奈筋行步也就现了原身把腰一躬唱声去：的力忘万丈以似大山跟水日月口若血地牙排门扇手执铁棒照顶便打

他办了

对现法力来比赛

空种虚空过性神

没法加共十八位

还在那

六丁六甲揭谛神

俱来帮助孙大圣

齐举兵刃下绝情

牛魔王

就地一滚倒拿相

仗敢巴焦古洞中

行步连忙收法杖

往下边赶来神恨

未至翠云山一生

大家围住古洞门

忽听得

半悟空中又喧嚷

一齐举目看云烟

原来却是猪八戒

老土地

帅领阴兵五百名

戴子手至洞门口

手举钉钯下绝情

心听嗖以一声响

慌的女童往里跑

牛王拿听气作心

逼与了

铁扇公主手执巾

口吐出芭蕉扇

迈步如梭走出门

正遇八戒迎面站

大圣才要手助洋

手举宝剑磨面砍

戴子连忙用颞颥

大圣才要手助洋

猛听冷

半悟空中有人云

孙大圣见八戒与牛魔王动手不分胜负才要上旁助阵只听

半悟空中有人说这洞内日现妖精原是李天王代欲叫叱三

太子收去览卷未至面前哪叱代咳口着大圣衣甲在身

不能为礼便要见怪是怪是文昨日是如来恭请玉帝言唐僧阻火焰山孙大圣难仗牛魔王玉帝传上旨特差两父子前未助阵太子正与行步说话早有李天王手执金刀竟奔牛魔王而平口中嚷道天蓬元帅畧的一洞嚷去神拒拿书怪八戒闻言跳出圈去且说牛魔王三洞听此言面神现看

牛魔王

手托刚叉观灯面

元神怪眼看少眼

一位天神往上撞

左料

恭：杀气助威凡

印代金盔小一办

顶上朱英火瑞生

身可省

连环铠甲攒毫背

扇：睿布贞玲珑

双扇征裙遮马面

吞口戟面呈金铃

征衣血染双房膝

可伴遮身裙大红

羊脂玉

宝代一条腰中计

勒甲系绦九股蓝

镜挂胸前光彤日

映日生旌纛眼眼

二刃三环割铜铁

斩怪降妖神鬼京

壶中摆摆刁翎箭

撒代照镜龙角多

至腕托定黄金塔

八宝金刀手中擎

面如古月天廷仿

五僧长冉袂下生

牛王看罢心好恼

他那里

叱咤地雷把话云

牛魔王看罢星托塔天王不由心中大怒手举金箍棒

面砍来天王用力砍来火速忙还才动手只见脚叱脚登

及火轮手托刚轮圈收上去大喝妖魔鬼怪还不认得我神前未

拾你说道有些心窝就是一轮牛王侧力躲过手托刚叉才要还

手只见十八位蒞法伽兰六丁六甲金箍棒打大圣转八戒

单神至

各举兵刃来上撞

近坊恶战不非轻

刚刀闪：出秋水

吹毛利刃割天星

锐似怪蟒一般柔

尖李利刃刺前心
 月斧抡元接以砍
 金钢抡元苦冷
 涉神动怒施展勇
 一人难挡重天袖
 力拉分乏了不成

画戟方天去丈二
 光鞋奔目非难睁
 九雷钉钹紫膝球
 一齐法乍动云名
 指根破钵丹膝疼
 趁抄若不显手段

巫暮暮江挽海危
 六似铁塔排竹箭
 钵钵金箍打天灵
 神妖大成册多令
 口中不住吁了喘
 只恐怕

老妖与重天神大战
 斗时堪：敲指不住仍杰变了一支大
 白牛便双支角去顶天王：使刀就刺行去左一傍说逆逆
 所神通不小又变作逆逆身軀刀钹不能伤他逆便如何是拜
 哪叱说大圣不必焦心你看我捻他逆唱一声变：作三头六
 臂身跳五牛王背上将新妖刺些牛印上一挥不要把牛印
 打下那牛王腔子里又鑽去一个印手口吐气里眼放金光被
 哪叱又砍一剑上印落地又鑽去一个印手非止一次俱是出
 此哪叱大怒取出火轮封在牛王的犄角之上吹动真火燄：

烘：把牛王烧的性狂哮吼挥尾要变化脱身又被天王用
 逆妖紧照住奉水着哪叱不动云计可使只叫莫伤神命情愿皈
 依任教哪叱说既是大劫快拿扇子出来牛王说扇子藏在山
 妻子那里收着呢大王听说慌慌捧着白牛回至芭蕉洞口老牛叫道
 夫人快把扇子拿来救我的性命

罗刹女 一見夫身被逆
 心中尤如乱易鑽
 连忙跪在芭蕉地 不住的
 破口碎地叫连：
 双手托定芭蕉扇 口尊天圣活听言
 只恐已

鼓方夫妻办茶命
 只受命之成功去
 大苏伙
 前行要到火燄山
 三藏师徒言一言
 唐来老
 祥光瑞气洒空恩
 这是那
 重生再造一美般
 揭滅余火好过山
 脚穿祥云鞋五天
 按下元神且不表
 了免办了正形也
 春日拾印向上看
 沙僧一見弄师叉
 托塔天王三太子
 孙叔：
 行李接过已焦扇
 一并不往别处去
 左把那
 忽听空中闹声喧
 但只是
 恍惚迎接莫道是
 六丁六甲也伽兰

全以指海崇土地
 老牛遭逆被绳拴
 印拜迎接至面前
 还有阴兵整千千
 唐僧闻听不代曼
 正装沙
 办个师兄也在内

大圣山根以下尽力一摘那火寂：遂又摘了丹扇满天云草
 ：细雨蒙蒙：三藏大喜罗刹女付又慌倒说大圣原说摘息
 了火逆的扇子如今烟息火滅身孙叔：赐一：所修多养性
 去也行孝说孙听说这山摘息了火只收得一年五谷便又火
 焚怎能勾呼这火除了根孙方好送你扇子罗刹女说若叫此
 火除根却也不难只用连摘四十九扇远远在不焚了行兵果
 杰望着山上摘了四十九扇但见大雨降：果然是你见有火
 处下雨会火处天晴大圣在云火处坐了一夜次早才收什行

李馬匹把扇子送了罗刹女：：接过了扇子舞谢而去到平
得了正果土地感激涕恩随后把送行书八封以保保有三藏
上馬前近真了是佛佛清凉足下深阔土地送了一程甚辞回
去师徒四不非止一日进了八百里火焰山正值秋末冬去时候
正好越塔这且不表却说这西方路上有一条路是清水河
靠仍有一座寺名山：中有一个女怪乃是白蟒成精这
一日净中思勒顺着河沿独自闲逛这：时见一了后生却是
鱼家打伴生的甚是左壮妖邪一见面心欢喜说新何不变一

年老的如女迷恋他一着惹累变化这且不表且说这个渔
翁姓孙名福全就在清水河东岸居住年文二十三岁为人机
巧伶俐打鱼为生养法七旬老父这一日往河沿打鱼而回
往家而走

时逢九月残秋景
遍地菊蕊如铺锦
失群孤雁涕霞天
打鱼要到河沿上
滴溜：
梧桐染后尽刁残
鱼翁对景心恹切
孙福全
一脚奔忙走不闲
金尼律：透修家
一望四野多寂寞
不回的

嗷声叹气皱眉攒
自幼会射先妻母
打鱼不遇刚糊口
正在当年去妻言
未不知
多明才新婚相种
即才女貌配良元
恼：双音哭可怜
孙福全正想胡打草
忽听得
孙福全思：志：正往前行忽听后面有人啼哭慌忙止步以
目观着只见前面地一坐有一个年轻的如人身川重孝口吐

悲音泪眼沾泪

孙福全

只见他

素白搭衣乌云髻

罗裙八付腰中计

大约不过二十岁

愁眉凝眉柳代烟

吐悲声

见面面神膈女子
上下洋刀川重孝

耳代有

外川款罗白素衫

生阿美貌似天仙

秋深杏眼流痛泪

小口珠唇配玉笋

仔細看义看蜂娟

三才金莲白布曼

一对金扇八宝环

一对金扇八宝环

面如飞玉初放蕊

鼻梁端正似通烟

妙手如

嫩笋素葱十指尖

不知家鄉在何处

行好送到回家持

鱼公翁问句时多奈

啜嚼痛哭腮流淚

那晓地北与天南

女情愿

小伏尔

口：声：只叫天

苦着人

背脊尖如口嘴取

口内不言心内云

孙福全听着多时胸内暗说一个好齐正如女如孤自独身
此处坐着啼哭其中三者之故却去人他不问他一向恁罢
上前说那位小娘子你亦住在那里姓李名谁我自一个在此
坐着盖却野外倘若与见张虫席豹豈不把性命玩却妹么见

白蝶性

由家白氏夫姓赵

年方二十九十八岁

金庄赵姓为媳如

忽得暴病丧妻象

冒然间

盖却野外失送卷

未说说话先流泪

禁寨因

乳璋名字叫翠环

美满佳期正一年

如家上坟去烧纸

一注大元天改变

君子在上诗听水

燕巢五里在偏南

嫁到了

不幸夫主为辞女

三改生非灾村瘴

谁知到到到到到

孤身怎云我家园

叶之君子行方便
亲力送回家去
蛟音嫩嫩令人怜
她的期

一紫慈悲卷救咱
是金再造重如山
小什听心大悦
口口不言心犯愁

他却差
访着他
作一对
未知他

你差首
说罢了多双夕痕
去坏鱼翁补福全
暗了奈呼办三者
路途失迷回稳难
美貌儿流非可闻
美海夫妻才去坎
可肯正配结良元

鱼翁这一生那念

偷些尔

性命残生难保全

孙福金眼望着妹那政义的吃京说怎么美小外子
被大凡利来至却俱差去外意国都甚远又隔有
要娶回家只怕万：的不停做勾引还要说打鱼旧去失了
说罢逐步伴膳而去妖邪一息承透其义点手不叫说君子
来女家有话与你商议小鱼翁心中暗喜连忙回来说小外子
新与你男女授受不亲有何商议那政义泪流满面请问君
子美姓若名在何处你里言说奴家自有主义补福金
说小外子你要问那名姓便要仔细听真

小外子

在下家住河北岸
全银原有甚里盈
下：去再初去奔
旧是初的及合姓
把你言词谨了收
欲说不说办三遍
有元千里来相会

有语间言弄外子
孙家庄内有家门
自不小心失天火
打鱼甜口运莹生
母去世义上存
奴却见向以表下
半晌间言把话云
云元对面不相逢

左上面神仔细听
祖上昔年帮外
烧尽家业力受空
孙福金
外子间初因何政
政义含羞面通红
常言说
奴家被儿到到好

可嘆訪

失迷恰恰离家送

你叫訪

咱办奇逢腰野中
丈夫去世赴通冥
少改缺乘谁见疼
眼下鱼在遭困苦
相貌生的真不惜
结为夫妇把婚成
泰女添男弄气生

耳聆暮妇云投奔
访看君子多良言
久后自点大逗通
接来有日定生禽
咱二人

祖上家富有名产
奴看你
奴家要托终身
遇上一年五二载
不枉为人苦开中
未知君子可肯送

奴家是

接接香烟有了后
真心寡义补有你

未知君子可肯送

你若不久奴必死

一定钱生活不找

说罢了内长哩气

故义的

若非秋波落下泪痕

孙福金眼望着妹那政义的吃京说怎么美小外子
被大凡利来至却俱差去外意国都甚远又隔有
要娶回家只怕万：的不停做勾引还要说打鱼旧去失了
说罢逐步伴膳而去妖邪一息承透其义点手不叫说君子
来女家有话与你商议小鱼翁心中暗喜连忙回来说小外子
新与你男女授受不亲有何商议那政义泪流满面请问君
子美姓若名在何处你里言说奴家自有主义补福金
说小外子你要问那名姓便要仔细听真

小鱼箱

不必虚莫真合假
得面来几把话言
抄言几句话听咱

白塔怪

避力不过川布足
看伴倚愁煞双嫩
动若欺心上有天

去受聘是多美呢
痴心安忍待姻元
既点雅受垂手眼

惜把吊客当红鸾
控背身身腿念吟
那有那

那有那

打鱼生意多浩浩
芥饭粗粒不悦口

手内五个家下家
道去美娘与佳吟

那有那

那有个妙贤徐锦
既作夫妇源莫弄

你今中了巧机关
妹和向听心暗长

这一顿酒家去
志里假义腿念吟

二嫂四法素良女
上堂肯久后受心田

不必多心咱快走
到晚上

妹那故义的旁弄狂狂
原义的冤家来不来的你

原义的冤家来不来的你
原义的冤家来不来的你

白塔怪

了此念那有嫌你贫穷之礼活者是嫌孙门里的人死了是孙
家门里的恩常言道嫁鸡随鸡随狗随狗你老作了苦东苦不
难道说不是是一品夫人非是妻子与你说味便东西你莫是
狗肚子里以在不下蒜油不必与孙座座竟便乱想甜思天气
也不早咱咱二人回家去罢

骨叫你

即居至上纳奴言
莫当如妻一羞般

那有那有义情嫌你
与你今去稳家元

合意文孟把婚完
那有那把终身所

凶交恶病舍归泉
先非公：是老父

一日之内表表泉
那有那

那有那

那有那把终身所
凶交恶病舍归泉

先非公：是老父
那有那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一直在行不稳湾
身上浮卷抖一抖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那有那恨到主
粉面代味酸难味

老魚前正自着急忽听柴门响起连忙开门望道二目往外窥物
只見兒子孫福念打外面走將近來滿面喜色膝上代嘆老老
一見開言便問吾兒回來你今日去了一天近門門咤莫非渴
了幾尾大魚愛的小少快些買點子東西拿來吃要緊小
吳翁是問代嘆開言說入來孩兒竟沒帶着大魚却見
了一宗大魚之因因出回來的甚晚天倫在上听孩兒這話
尾嘆：的個票

孫福念

未幾開言腮含嘆

口善天倫在上听

為見今日怕真打
忽不遇是一女子
坐在空環大放聲

他的那

只因上故去院聲

又代要

現在那

老老問听心內京

走到那

尼派美觀正年輕

是劫上首物他門

相居却是無此這

不料途中有變更

回轉家鄉去不成

門外等候見

口中道：說不好

河沿之上曠野中

洋洋上下川東岸

沒出元由其懷情

丈夫不棄喪幽異

一陣大凡刻刻出

情愿与初为夫如

福念說罢一火話

叫声嬌兒你是听

你在那
倘若老轉那怪
快些打發他回去

急急的

這外面

且說白蟒怪在外面苦勾多財不見小吳翁出來胸中暗道

說不好此子有變這必是那老老徑多是慶以利害言語勸他

的兒子倘若被他拆行辱打打破那后生怕起未反為不美也

燕郊野外送女子

到那

別要弄巧反成拙

哎聲嘆氣手抱胸

走進嬌兒玉美人

此子到要犯思忖

性命殘生誰不成

口中只說休違行

了兒母子正弄這

這件

初也推搡任你而行

孫洪說既是你二人俱各愿以父的意好打搡任憑你們去罷

好和開言這心收再孫福念學了這件馬供上天地這斗里

並未交拜必又與孫老老叩頭拜身站起早堂上設禮這盤

老魚生在上面夫妻左右相陪孫福念孩兒和孫洪並兒孫

洪代嘆開言口善父老話吃三五盞必愿你老人家福如東海

壽比南山老老擡過過三盞了兒孫三個用畢飯飯撤去傢伙

不多時天色以晚老老少付你二人回后面歇去罷初也要

自古道

媳婦莫不孝

孫老者

只見他

孫洪看罷沉音志

初者女子這老景

想來是

君子自有成人美

兒子必妻成婚此

休要多疑莫胡說

初听此言不言語

只胸脚手多齊正

他這里

不扣成好作怪怪

天元造定不非輕

洪要行善積功

既作

好人別多是精是

苗神仔細時偷轉

俊俏瓦派美觀人

口善不言心內云

既杰初見他情愿

恩財多財將光叫

累代所硬闖進者是這个老老生他有些言初有去語是學生
情在作送禮一宜是這个王王初初志是往里所去且說孫洪
正与他兒子有話只見打外面走近一个年轻的妇女倚着孫洪
寒酸端正性有孫老老開言者話說云：在上兒媳婦一乃福
躬身下拜

白蟒怪

才你老說的話

初老老

東正樓上誰：拜

如在那

又將母女人所弄

開言有語呼云：

房外苗神有义听

如何說初是奴初

睡了好些时，小鼻前自说与那和成亲以后，那这个瞎性，每日盗取元阳不上半月，把个孙福全弄的体瘦形衰，力竭神疲，卧床不起。

白瞎性

福全只面黄肌瘦

只说送任孙家子

终朝夜夜盗元阳

不似先前右又壮

形容消瘦面焦黄

孙洪一見说不好

精神短少身软弱

干嗽气痰痰痲症

二日说言旧办行

老者有心内慌

再中并立亲生子

说道是

老手丧子多不幸

娇妻若有好共友

劝的残生活不成

膝膝殷勤美伏侍

想必前

换尽阴晴天降殃

悄语低声心叫郎

劝只说

做义庵传长嘆气

谁知收命犯刑伤

夫有羞他不大禁

二人百年長打并

身伴寺灯尚空房

却那说刻逗句话

秋泪杏眼泪住

福全尚听此话

好一似

不把刚刀戳肺腑

孙老于代泪念悲，站起来身形，手至自己身中，低低叫了一声，心中总

是放心不下古今一礼做父母疼其女心，盼俱是如书他，舞在外面的，是叫他小夫妻好，说方便，说休休，说言归正，说且说福全听那邪之言，心中懊切，泪流满面，叫了一声，去妻，这是劝的

舍姓去福与你何干

手说说说眼流泪

不因此内吐悲声

孙福全

说道是

妻妻苗神在上听

那中精神去，唯气

相尽如意一美合

是受得未得似海

自说你何为夫如

不料得了莫业病

大是者死，盖云生

惟方喜喜把所疼

排打共死，多月下，如今死去，为地，为父，亲年，老，言人，秀，有，所，互，言，不，般，全，地，有，阴，曹，也，敢，吓，姐，姐，有，话，呵，夫，主，但，愿，早，去，云，子，情，说，话，之，间，天，色，晚

这件事

托一司，托心中

表子云，先，泪，足，疼

说的那

表子云，先，泪，足，疼

孝心不，段，天，加，夜

说的那

福全说，初，病，处

福全说，初，病，处

说的那

福全说，初，病，处

福全说，初，病，处

说的那

福全说，初，病，处

福全说，初，病，处

说的那

福全说，初，病，处

福全说，初，病，处

说的那

福全说，初，病，处

福全说，初，病，处

说的那

要好的

但只是

牙床之上，理之形

偏遇老者，寻着子

眼，眼，昏，看，多，呀

房中，照的，打，天，红

孙洪，只，当，失了，火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者，哎，哟，吓，赤，筋

一，条，不，睬，床，上，卧

口，吐，红，信，眼，如，灯

老漁翁
 一条大蟒床上卧
 牙如利劍吐火信
 房中燃的紅天紅
 咕咚跌倒地挨在
 連忙爬起回里兜
 筋酥骨軟成灰
 元未媳婦是精靈

言天話破窓棧板
 他的那
 二月尤如刀盆灯
 孫洪着墨黃了臉
 口中咬啣吓杀我
 走進房門関上門
 怪不得
 可嘆冤家喜主又

閃月現物驗傲真
 大口張開似火盆
 浑身奔甲山又亮
 哂的那
 此事反当了不成
 心中不住吐
 吾兒得病身軟弱
 受值貪貪胡乱行

中了邪物牢充計
 把他引領到家中
 前番也進來攔阻
 先媳婦
 他若是
 凡夫高能把他治
 浑身出汗似蒸笼
 他这理

老漁翁為難多會忽然心生一計說有了個穩住的李有志乃
 人怪多見廣善有机謀代我明日去与他商議倘若有条防身

之計也未可也一宿晚景不提到了次日早且法長憐心的開
 了房門隔壁問道李兄弟在房裏只听那边有人為老老老忘
 肖滿傷衙門来至有志求内叙礼归坐膝决把那以往從前話
 莫由細細告折了一遍

老魚翁
 告新前後一夕話
 他这理
 有志有吃吃一京
 口内連二等一声
 可憐他
 令郎若得共少爺

半响閑言才轉
 令郎年輕食便宜
 幼小年輕少冷便
 將來受害被奴坑
 机巧伶俐甚聰明

你老年殘苦不同
 昏花二月流下泪
 高坐往前走刃步
 貴耳尚神在上听
 就尤如
 庄内人稱賽陳平
 恩全在造如重生

有志說把一夕話
 不由口内吐悲声
 托地毛腰深打弓
 咱們何
 亲弟親兄一美同
 性命殘生頃刻中
 忍一条
 活命之時難補報

痛疼年高老孫洪
 急忙
 有語閑言哥美弟
 父父子往好几輩
 我家不幸逢妖業
 你存机多見識廣
 妙計良謀吞救我
 刻骨難忘你的情

說罢付又将弓打
 連三作揖把礼行
 有志还礼乎兄長

說道是
 老哥留神請听的

李有志見孙洪哀愿心下為難說兄長這方才要是別的事还
 好商說轉邪迷人你叫我如何靈治說把低頭嘆氣心下為難
 忽然想起一了說兄長小弟想起一令人来可以能勾吞救你
 父子离相这五里之遠有一座琪王庄之主姓楊名叫楊三橫
 素日不敬僧道上月来了一回云遊道士在他庄上賣药過綠
 口称避濟穷人小弟那日正這琪王庄可遇亲眼看見這了道

人生的十分古怪
 則見他
 系徐一根腦中繫
 面如紫漆一般紫
 胡須微之有几根
 蛇刷一把手中掌
 皂影山中苦修真
 閑了來

頭代道冠簪別頂
 破衲道袍紫自身
 他生的
 水襪云鞋足下登
 二月尤如刀盆灯
 代省了
 口中自称是道
 荒唐洞内成正果
 云遊回海並五岳

破衲道袍紫自身
 他生的
 劍眉鼻大方海口
 紅油葫芦却不小
 天竺國
 操煉法術用玄功
 偶然未到這左村

看此地

世人若有灾难症

仙丹一粒拿了去

若不信式一式

小：葫芦拿手中

只見那

底見朝上朝下

李有志叫声老兄長你說其也是一宗異事

与我貧道有緣分

山狭門

立刻吃了病除根

驗着真假辨分明

賄來不過一寸大

嘴里吐嚙念几句

倒出了

說把杯內一伸手

板出賽先報望空

往此一倒真罕聞

一大堆金沙在衣

此前來度化人

老鹿豆疹只管云

那一日

說把杯內一伸手

板出賽先報望空

往此一倒真罕聞

一大堆金沙在衣

李有志說大哥你是知道的楊三橫已仗自有田糖錢在洪王

庄自稱員外奉未說的起相咱這五里三村他也算是一個大

戶真有良田千頃馬成群却是連傷隔院正然以壞的這了

工夫楊三橫可就走了云問外問道什麼了着門的把老道喚討

惡化的了說了一遍三橫說齋有給苗吃也不給他吃道人說

要量壽佛你化給我好貧道吃了你的齋係佑你明捨暗來增

福增壽你饒不施捨反到毀罵云窮人也罷既然不肯捨齋代

貧道把你這一堆糞吃了我者你捨得捨不得小弟所說賄了

其要惡的人厭煩

合村之中傳下話

老道聞听心不悅

不肯施捨我偏化

只見那

若被員外之道了

一定動怒把臉番

你想想

一碟一粒只怕難

你這里

那怕在些坐一年

着門之人才要拜

員外楊三走到門前

李有志說大哥你是知道的楊三橫已仗自有田糖錢在洪王

庄自稱員外奉未說的起相咱這五里三村他也算是一個大

戶真有良田千頃馬成群却是連傷隔院正然以壞的這了

工夫楊三橫可就走了云問外問道什麼了着門的把老道喚討

惡化的了說了一遍三橫說齋有給苗吃也不給他吃道人說

要量壽佛你化給我好貧道吃了你的齋係佑你明捨暗來增

福增壽你饒不施捨反到毀罵云窮人也罷既然不肯捨齋代

貧道把你這一堆糞吃了我者你捨得捨不得小弟所說賄了

一撮黃沙空中洒

那消煩飯茶時候

毛驕忙把錢抓起

實人一見京然罕

他把那

端將起來揣杯內

楊家素不希僧道

那了道替我誦明

登時間

賣了足有一串錢

一把：洒在天

又見老道蹲在地

地下黃沙往里貫

姓西之

着門家丁把話言

快：走開莫遲延

能就變成藥一丸

那老道

望空一擲就不見

小：葫蘆拿手間

一斗還多在在邊

未到三橫大門前

叫一聲

要化齋飯別處去

賄那堆大糞估量有一

那一日

但見老道不代慢

度眼之肘息又快

捨齋不捨快：誦

這堆大糞任你吞

那老道

付又抓糞筒里撮

一輛大車在不了真

小弟一心賄熱鬧

一伸手

吃了半堆有余零

不然吃了打打精

閑話不風多言誦

閑听此言心中怒

盡都吃完多剩下

可也奇怪

不雇回思必：情

抓起糞味口內吞

道人說

但見楊三怒合怒

怒惡吃不能勻

也不答言把話云

盡都吃完多剩下

重人一见齐呐喊 楊三武的臉發青
回身奔日道神着 有架大棍一傍存
再不捨棄与我用 我就惡
吃你救省的棍棍
又說道

楊三橫 我的各言忌不語
道人轉支向前行
只听得
大棍根前用嘴啃
燈杆吃了半截去
那楊三

我道有楊三那了意思是真心疼 有未利害那根大棍是走

黃松足有一又八九尺長被這老道吃了半截子去了滿地
下還有許多的木渣子則見楊三橫代天開言說老師父不用
吃了我情願請你吃頓飯只要還我的大棍並那堆糞道人哈
哈大笑說貧道用了番要你東西不難但見楊三的長工就拿
出許多的菜飯擺了一桌道人吃了了二十二淨六桌便只准
睛有的用齋轉指之間只見大棍並那堆糞仍然照舊楊三就
面他在左頭起五道廟居住這老道名叫曹大威善會巫符
召遍桃神捉妖安宅淨舍把他若誘來色管把妖邪就退去了

你的兒子治好但只一見那個老道因其面內安養聽行動是
忌要謝禮非留了一刀二刀他不肯動身老母我怕不你惱別
說一頭二刀良子就是一百二百个当时你拿不出來孫洪他
聞听低頭嘆氣心中着急說這便如何是好李有志說兄長代
小弟借与你白銀二刀孫洪聞听滿心欢喜此書速快孫洪借
良到手去請曹老道這話不表且說白炳怪與外福全一齊嬌
醒東方大亮起來梳洗打扮走云房來才要往厨下去作飯忽
然神魂不定心血未朝怪怪有忙裡指一算心下就明白

白蟒性 千年道行非小可
現今迷住孫家子 盜元阳
心神不定欠高寧
這日傳辰到厨下 便挽皮囊解肚情
捏指巡文只一算 口中只把孫洪罵
咬牙切齒怒冲云 未到孫家將一月
我自從 口中不住叫公
三食茶飯亲手捧 听信李有他的話
暗起歹心行不公 堪王座上誘道人

他非非章眼將人哄 大畧那
我若是 他一個未惡一怒
一庄之人活不成 轉灵劫怒眉角
展我思良心痛說 他村又

妖邪村又婚趁說怪了我原為是盜取元阳存成正果豈可半
途而廢也累等孫洪把曹道請來代家來施展神通把他帶退
再修道禮志聖口中念咒將身行院住坐坐房中等候曹大成
这话不表且說孫洪不多時未利與王王在道廟內與曹大成

此於見叙礼归坐外洪代喚開言幸遇道中在求真止委巧就
把家鄉住址姓處姓自名誰因甚委誰人的字眷細說了一遍
却未幾列謝礼之曹道道遲遲多會說老兄未的其不委巧偏
又我今相有子曹道云有工夫老兄你另別請走孫洪與
听心內有急說道了今朝有子就事也日勞動大駕曹道回說
解一矣告前你今晚与人交接三收日与人交接神后日与
人病者病有一月內總不依用孫洪赤透其义說也中出孫
我無有謝礼白未喉你故此推辭既然你老有子我也不敢再

再三相煩為請道尸去捉妖我與高坊李有恩借了白銀三刀以為答之費既道尸不去火不得把良子送還本主說把良子帶回身往行保內把良子取將去余拿在手內願了刀願說小老先失陪外就走了這曹大成是一個橫居賣當的孝了共守漳根法兒識惡人今日見老漁翁與之他不由的心中后臨

曹大成 一見孫洪朝外走 不由后臨在心中
早知他有良二肉 決不該 信口開河拉硬弓

自古財帛非兒我 莫把良錢着的輕
生意若要放過去 錯過几原在難逢
伸手拉住老孫洪 口內只把鄉親叫
莫然我 有了方化不得空 遠進厚德要來送

你我相離五里地 為恐殘生生活不
今即遇妖身受苦 先列府上捉妖精
接三元流俱是心 安宅淨屋除和虫
愛叫令郎身伴寧 孫洪聞听微冷笑 憎他孽障罵几声

這是他 猜見我那良五刀 故此做作整人情
想要多時聽含咲 第一声 道尸道神請听明

孫洪說道尸既承五刀了不宜遲就成全我前去曹道說老兄請坐在下還有話說當云幼年情性最傲仗自法力高強是但几与人家降妖捉怪把精靈拿在俱各要誅盡示絕只因我的法力乘嚴前當也与人家淨宅回來睡至夜至三更不料玉皇下差了太白李金星下凡把我一灵真性宜至上界九霄屈前是天玉帝亲自分付說我折妖除却是救人的苦難也不

該任性真瘋傷害生靈以后不可如此只許善退自從玉帝交付之若我左不敢胡行且与有人煩我之家內把紙馬不報敬神送邪的赤面就燒燒三〇兩月子的还不止只備与精靈邪解免求和老人兄你手內的月子不过只有二又我渴还添上些才勾你老人家把月子由互这里且請先生代我在廟內燒焚料隨後就到孫洪問听過忙把月子遞与過來我手於別先就回來了不敢歸就在李有老處尋看老道且曹大成打罵孫洪去后先犯月子救起然後犯用赤面打点尋當日拿

出离家下竟奔孫家庄而來 胸中突喜真無奈 本是個局賣當人
曹老道 誰過了 二丙又良入腰中

今見孫洪將他請 拿云未回身貨門
可用之物打点安 奪手展轉在中心
一必走有一必想 障眼法先胡打混
蒙懂不知撞不鍾 念仗接三与打醮
我只會 若向那 法力神術却不道

不過虛言將人哄 十万法九不个灵
淨是仿刻活例運 惹叫我 捉妖降怪万不能

未見精邪我先怕 我的胆小肯受京
只那神仗相保佑 各了回來就算功
他把那 教苦天尊不住声
孫洪未接笑臉迎 曹道这一將宅淨
一命殘生活不成 轉眼之間就來到 儉些兒

孙洪道也及中規睛見我那長老道有一乃有勞動重
或一見說老和尚你這未所我告訴与你這可你與那靈符
三道你拿了去貼在你兒子的房門然後我好設壇請神捉拿
妖怪孫洪道這這進門往里可走未到他的兒子的房門才要
貼符只見孫福全在床說父你老人家這半日不來着我
連你媳婦也不來了孫洪道所不中的心中刀攬往前走了几
尺說我的見事到臨期我不的要告訴你知道
老漁翁 往前緊走三刀走 悄語低言把話云

口中只把孫見叫 苗神仔細要听真
幼小年段不叫幼 招惹惹邪纏住身
媳婦翠鸞是邪物 莫把你妻當作人
小漁翁 心中不悅面生嗔
口中不住叫天倫 你今對我說此話
莫非是 媳婦不仁缺孝道
故此天倫將他怒 在我根前血口吐
父筋子血人所養 並非鬼怪与精天
共語若要傳云去

只恐妻妾命定坑 兒子未死妻子宮
福全說把長嘆氣 不由二目泪直傾
叫一声 胡塗冤家听父云
真正父子天倫亦福全被妖怪所迷听他父亲說妻子是精靈
這還了得就尤如動了他的天良盖一般錯過是父子他子就
罵起來了只氣的浑身打战痛泪交流孙老者及見子的心腸
並不真怪都是心內有急叫一声胡塗的冤家休得胡說听為
父的告訴与你

孫老者 刀文紙定足見子
媳婦若不是精靈 我老汗
昨日你何房中轉 正是三更半夜天
懸掛吾見身有病 我心好滾油未煎
一宗公事真穿然 媳婦頂上紅光現
只見他 口似血盆牙如劍
為父一見心害怕 吓的我
一夜安眠至天曉 我而保

借良二刀請曹道 煩他除妖把家宅
列只怕 惟命唯逃在眼前
孫福全聞听父亲之言脑中暗想說且住此女在野外相逢他
未义原奉不明又亲見他頂現紅光有赤大蟒在床上盤繞此
話大畧也不假果是妖邪豈不有性命之憂曹道進房一着
自然办出真做想罢口尊父亲既是你老人家痰心就請曹道
未但一可叫他几事當神才不可誤傷了好人只見田商
良待當孫洪把三道符帖上出来見了大成把手一挑話道是

了請里迎敵茶那道人張有孫洪往里一可走
曹老道 跟隨孫洪往里走
只求神仗相保佑 進房門
事事是非回面去 共香滿斗謝諸神
嘴念旁缺往里走 故又噴散斗風風
睛見被迷的小姪 俏在床上身堆劫
只見他 刀眼發閃精神短
双肩紫貫愁無限 口中不住只叫
曹老道 遇不見成妖作精
不由心內暗驚
進了病房為神者
面如金紙一般全
首夜如紫雷口青
曹老道

省罢少时折颜点

说到是

时运不济遇妖精

说罢伸手来平胸

曾大成眼望孙洪洗老者仁兄你的魏归呢快些叫他来找我

说魏归一早不往近房不知去向曹道南听不由心中暗道

说仁兄你有可不知俗言人的名鬼怕的影鬼只因我新改邪

口中长叹又三声

大中苗神仔細听

我今前未将尔赦

恨生者

老者闻言把话云

眼望福金未再活

闷听骨疼建妖怪

爰叫尔痛退身面

恨生者

老者闻言把话云

眼望福金未再活

闷听骨疼建妖怪

爰叫尔痛退身面

恨生者

老者闻言把话云

眼望福金未再活

闷听骨疼建妖怪

爰叫尔痛退身面

恨生者

老者闻言把话云

眼望福金未再活

闷听骨疼建妖怪

爰叫尔痛退身面

恨生者

老者闻言把话云

眼望福金未再活

闷听骨疼建妖怪

爰叫尔痛退身面

恨生者

口中不住碎咕喂

口中念咒拿腔韵

就尤如

奉请天神下九重

放走精灵定罪名

故义的

京劫战妖作怪精

一恍身軀现幽行

口中不住碎咕喂

口中念咒拿腔韵

就尤如

奉请天神下九重

放走精灵定罪名

故义的

京劫战妖作怪精

一恍身軀现幽行

口中不住碎咕喂

口中念咒拿腔韵

就尤如

奉请天神下九重

放走精灵定罪名

故义的

京劫战妖作怪精

一恍身軀现幽行

口中不住碎咕喂

口中念咒拿腔韵

就尤如

奉请天神下九重

放走精灵定罪名

疑戈上前用手指

又叫年高老孙洪

擎首生金只当铜

欺心胆大真可恶

你见与我成夫妇

附内自化京又京

浑身打战俸摇令

柳眉直竖怒冲

你们是谁

奴家元非凡间女

如何把我当精灵

叫你性命抵下坑

时间吓坏曹老道

闲言大骂羊毛道

有眼不識真金做

李是仙姬下天宮

羞不肯

孙洪闻听心害怕

他的那

把精灵都拿怕了听见我末他余的宗影全在可叹这个精邪

真正胆小既见怪物被我唬退也不必深究饶他去罢说罢起

起就往外走却被孙老者一把手拉王说道且慢回去常言

剪草要除根你老人家若不教玄说神把妖邪治住倘或道了

去后他又未作耗那时怎了不如斩尽杀绝永除后患大哉句

听心中下为难無奈何点头应允说代我摆摆坛场将高卓格

过又些摆上一虞上面没摆出咄咄马殊笔等物曹道更换法

衣手便呈剑上台施法法神技技有一个曹去道手中仗剑口

中念咒

曹老道

口中不住碎咕喂

口中念咒拿腔韵

就尤如

奉请天神下九重

放走精灵定罪名

故义的

京劫战妖作怪精

一恍身軀现幽行

口中不住碎咕喂

口中念咒拿腔韵

就尤如

奉请天神下九重

曹老道正在桌子前作武口中胡念八卦忽然面前现了一个

个女子年轻的妇人生的风流俊俏体態轻盈自称是仙姬降

世神女降凡把了曹大成只唬的骨软筋酥浑身大震又代要

跑怎肯替邪把房门挡住並各去路只急的心忙又乱遍体汗

似漂没

曹老道

大瞪眼只发狂楞

欲代要跑些去路

浑身煞汗似蒸笼

口中不住长喘气

好似那

冲天炮振与雷轰

口中不住长喘气

决不决

混了面斤要系粉

与人尿

骗谁只不肥自己

不过是一

地洒黄沙甲不中

大畏吾今晚不能

付又一愁说不能

转灵一恁着了眼